

徐奕
译

羔羊的 盛宴

米泽穗信精选集

米泽穗信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羔羊的 盛宴

米泽穗信精选集

〔日〕米泽穗信 著
徐奕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9-1725 号

Original Japanese title: HAKANAI HITSUJI TACHI NO SHUKUEN

Copyright © 2008 Honobu Yonezaw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English Agency (Japan)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羔羊的盛宴/(日)米泽穗信著;徐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米泽穗信精选集)
ISBN 978-7-02-015345-9

I. ①羔… II. ①米… ②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2051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王皎娇 何王慧
装帧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8 千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2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345-9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家有丧事

001

北馆罪人

031

山庄秘闻

074

玉野五十铃的名誉

117

羊群的晚宴

163

家有丧事

《村里夕日的手记》

1

这本手记不能公诸于众，倘若被发现，我将不能苟活。

然而我还是得写下来。这些无处投递的告白，现在对我来说十分必要。我很害怕，怕得要命。我只要一想到小姐将遭遇不测便一刻也不能平静。

我将从头记录整件事情的始末。

我无父无母，从记事儿起就跟一群境遇相同的孩子住在一个小孤儿院里。我在那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回忆；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意。那时我很幸福。五岁那年，有人提出要收养我，尽管我当时年纪还小，却也很纳闷，因为我既不聪明也不漂亮。

我至今都记得第一次见到小姐，是在一个明媚的春天，最后的几朵梅花还残留在枝头。小姐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声音十分温柔亲切，叫我有些局促，我如实相告：“我叫村里夕日。”小姐很高兴，说：“夕日啊，真是个好听的名字呢。”

其实我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夕日二字不过是我被遗弃时偶然映入眼帘的一幕。可自打那天起，这个名字给我带来了无限幸福。

“我叫吹子，请多关照。”我记得小姐向我伸出手的那一瞬间，不禁一阵激动，莫名地流出了眼泪，深感小姐将会是我这一辈子的大贵人。

收养我的是丹山因阳先生。丹山家是上红丹地区一带的豪门。上红丹附近的所有产业，上自衣食住行下到娱乐赌博，没有不仰仗丹山家的。不过，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刚被收养那阵，只会傻傻地看着眼前的豪宅发愣。

我六岁时，家里决定送我去读书，这让我很高兴。不过我在这个家里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照顾吹子小姐，所以我一放学就得赶回来，在小姐放学之前收拾好一切。因此我没有朋友，但我并不感到失落。相反，能够早点回家见到小姐，我感到非常开心。

年幼时，我不善家务，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拼命地学习各种技能，以便为大家服务。如今我回首往事，却不感到一丝痛苦。无论多累，无论怎么挨骂多么伤心，只要小姐关切地问一声：“夕日，你没事吧？”我便觉得特别幸福。

当然，最叫我高兴的就是小姐亲自吩咐我做一些事情。我的主要任务是伺候小姐的起居和打扫卫生，有时也会陪小姐下棋、做游戏，甚至在她练习

剑道、合气道时当陪练。不过，小姐多才多艺，我则常常拖她的后腿。

有几次，小姐让我替她瞒着老爷去买一些东西。每当我出色地完成任务、偷偷溜回房间、把东西交给小姐时，小姐就会夸赞我说：“谢谢你。这事只有交给夕日我才放心。”小姐的赞许叫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几年后，小姐升入了中学。

小姐平时从不要求老爷以及她的父亲高人先生给她买东西。因为即使她不说，家里也早已为她准备好了一切。可是有一天我听说小姐要家里把她的和式闺房改成西式的。诚然，丹山家的大宅院里已经有不少西式的房间，有些房间甚至一年都用不上一次。可老爷还是欣然同意了小姐的请求，为她装修。

当时，小姐已经博览群书，是位爱书人了。她每天晚上都躲在自己房里，坐在书桌前专心致志地阅读。所以装修时，她顺理成章地提出要多增加几个书架。只是小姐想要的书架实在太太，以至于不仅她的闺房，就连相通的卧室也成了一个巨大的书房。

站在还没放满书的书架前，小姐笑着说：“这下可以用到我长大成人了。”看到她满心欢喜，我也跟

着高兴起来。

一天，小姐又交给我一个秘密任务，她让我在卧室书架的一角，为她做一间不易被人发现的密室。平时除了小姐就只有我和小姐的母亲轻子夫人偶尔会进小姐的卧房，小姐却仍坚持要一间密室，可见小姐一定有什么秘密，我暗暗发誓要出色地完成好这个任务。

话虽如此，毕竟小姐当时才读初一，而我刚上小学五年级。无论心里想得有多完美，技术上还是远远达不到的。刚开始我做的门就跟小学生的木工作业一样拙劣。小姐看到后大笑起来：“夕日，这个反而更容易被发现啦。”我为自己笨手笨脚而脸红，答不上话来。

如果我只是一般受雇的用人，那倒还好，像我这种住家用人，根本就没有空余时间。我向那些进出家中的工匠们讨教，在工作间隙学习，经过反复的摸索，终于在接到任务的半年之后做出了一间比较像样的密室。

“哇，做成了啊。”小姐用手抚摸着我的脑袋。我做的这间密室，其实是一个书架，不过它不是普通的书架，单凭肉眼是看不出其中的机巧的，得按一定的顺序操作才能打开。小姐把一些无法摆在外头书架上的书藏在了密室里。

我知道这么做不合规矩，可还是在几天后偷偷

地打开了秘密书架。

书架不大，书已经摆了有八成，各种题材的都有。我原以为小姐会摆一些跟外头书架上相似的精装书，却发现这里大多是高人先生讨厌的文库本，而且全是小说。我的知识还很贫乏，所以看不出它们有何隐藏的的必要。但在我印象里，它们的格调确实有别于外面书架上摆着的经典名著。

第一次偷窥没被发现，之后我便经常潜入小姐的秘密书架。那里的书并没有一下子就全摆满，我慢慢地开始取书来读。

秘密书架上几乎全是引人入胜、紧张刺激的读物。我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所以更无法自拔。

哦，不，我不该在告白的时候说谎。

我并非单纯地被书中有趣的内容所吸引。只因它们都放在秘密书架上，代表着小姐的秘密，才叫我偷偷摸摸地追着那些文字，欲罢不能。对我来说，它们让我探知到了小姐的秘密。因为隐秘而无比甜蜜。

书架上的一些书我至今记忆犹新。比如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他们的书外面书架上也有。只是现在想来，像木木高太郎、小酒井不木、浜尾四郎、海野十三、梦野久作，包括江戸川乱步，这些就确

实有点不够小姐的品位。也许这就是秘密书架所蕴藏的秘密吧。书架上外国小说不多。最多也就是摆了让·考克托的几本。还有威尔基柯林斯、狄克森卡尔的文库本。对了，书架上还有约翰娜·斯比丽的《小海蒂》，这让我想不通，不过也蛮开心的。我记得书架上还插着一本莎士比亚的《麦克白》。

还有一本小姐叫我买的横沟正史的《夜行》，装帧有些吓人。我一看到它就莫名的羞愧。

秘密书架上有些书被包了皮封面。我记得它们很早就在了书架上了，像被封存了一样。对于这些无比神秘的书，我实在没胆量取出来翻看。

我通过这些小说窥探到了小姐的秘密，危险刺激着我幼小的心灵。我瞒着小姐，渐渐连手头的工作都懈于完成，我每天蹲在柔软的地毯上读书读得忘了时间，好几次都没发现太阳已经下山，耽误了大家的晚餐。

有一天，我取下了一本封面套着彩纸的书，大概是私人的藏本。

我记得很清楚。书是海野十三的短篇，名字很难听，叫《地狱街道》。当我读完里面光怪陆离的故事，正在想象罪恶的因果报应时，突然发现书后夹着一张纸条。

也许是小姐忘在书里的吧，也可能只是一枚书

签，我想也没想就把纸片翻了过来。

这时，我吃了一惊。只见纸片上几个娟娟小字写着：“你想和我异床同梦吗？”

这显然是一句叱责。小姐早就发现了我的鬼把戏。

大概没有人会懂得我那天晚上去小姐房中伺候时的心情。我不知自己该马上逃走呢，还是干脆以死谢罪。比起忘了丹山家对我的恩情，比起叫我去死，我更害怕小姐会从此讨厌我。我好希望长长的走廊永远没有尽头，我永远走不到小姐的房间。但小姐只是靠近我因担心被驱逐而发僵的身体，用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说：“有喜欢的吗？”我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只是非常清晰地记得，小姐不可思议地微笑着说：“我借书给你看，夕日。不过，别告诉我爷爷。”说完就递给我一本书，书上套着皮封面。我正不知所措，小姐缓缓地取下了封皮，作者写着泉镜花。

那以后我经常去小姐房间里和她一起读书，还把她推荐的书带回自己屋里，有时甚至还一同分享读书的感受。

那时我真的很开心。

不用说，小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长大了，人越来越漂亮。

等小姐成了高中生时，我已经不敢正眼瞧她了，哪怕就是偷偷看一眼她的侧脸，都觉得自己会被她勾了魂。小姐真的太漂亮了。她为人谦虚，有教养，仪态端庄，落落大方，没有一处不叫人喜欢。有时我望着她发呆，小姐就灿然一笑说：“夕日你怎么了？不要这么看我嘛，好难为情啊。”古书里有个故事说从前曾有一个衣通姬，人们透过衣裳都能感觉到她的美貌。小姐沐浴之后，她的美就真的能穿透衣裳呢。

那时候我在家里有一间小房间，我年纪虽小，却是用人中资历最老的，我绝不许其他人进我的房间。因为我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装着我从中学同学那里偷偷要来的小姐的照片。照片上的小姐就像我初见她时一样，站在仅存的几朵梅花下，温和地微笑着。

就是这张照片陪我度过了漫漫的长夜，温暖着我的心。

2

我想，小姐之所以想要一个秘密书架是有她的原因的。

丹山家在上红丹地区拥有不可一世的势力，而家族自身却有一桩憾事，即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

吹子小姐有一个年长的哥哥，名叫宗太。这位大少爷坏事干尽，不但与社会上的恶人相交，自己的脾气也很暴躁，有几次发起火来还动手打了小姐，有时甚至还会拔刀相向，有一次居然动用了老爷的日本刀。原本宗太少爷就是个胡作非为的性子，又爱吼叫，所以跟小姐玩不到一起。从这点来说，他的存在的确是一个威胁。

有一次，不知说到什么，小姐突然告诉我：“我哥差点杀了人呢。”据说这事就发生在上红丹，所以很快就被家里摆平了。老爷不会太过于在意这种事。然而，宗太少爷好像还做了其他有损丹山家名誉的恶行。在此之前，大家就认为吹子小姐比宗太少爷更适合做家族的继承人。等到吹子小姐上中学，宗太少爷最终被赶出了家门。于是，小姐没了兄弟姐妹，终于成了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尽管她父亲高人先生还健在，可身体虚弱，不可能再有子嗣。因此大家都希望小姐不要重蹈少爷的覆辙，努力精进争取做一个最适合丹山家的继承人。

本来光这些就够小姐受的了，可她的大婶大旗神代夫人和她的伯母满美子夫人还偏拿少爷的恶行出来挑拨，给小姐出了很多难题。

老爷原想叫小姐招赘一个女婿回来继承丹山家，神代夫人和满美子夫人却更希望能由自己的孙子、儿子来出任继承人。她们给小姐制造了很多麻

烦，教我看了心疼，所以小姐在家里的地位并不稳固。一旦犯错，立刻就会有人说：“宗太那小子的妹妹嘛，一副德性。”到时老爷一声令下，说不定也会把她赶出家门。哪怕没有这些事，放松管教也会影响丹山家的前途。

因此小姐必须处处谨言慎行，在人前绝不逾矩。她不但要举止端庄，就连兴趣爱好也丝毫不能让神代夫人、满美子夫人以及那些屈于丹山家势力而阳奉阴违的小人抓到把柄。小姐十分清楚自己目前的身份，完全循规蹈矩。

不仅在家，包括在学校，小姐也得处处小心，摆出符合丹山家未来继承人的姿态。当然，这不是叫她要高人一等，相反的，是让她进出有度，宽容和善。礼数上不能马虎，遇到一些社交场合也必须出席，让与会者看到“丹山吹子来了”而觉得颜面有光。或者说，这些都是在为她今后的社交活动铺路。

小姐拥有我们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耐心和自制力。就连那些爱搬弄是非的人想吹毛求疵地挑她的毛病，最终也只能用一句“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成熟很多”了事。

我觉得这就是她为什么需要一个秘密书架的原因了。小姐不能让人家发现她的书架上，还摆着埃勒里奎因的《十天惊奇》。

所幸，神代夫人他们的恶劣手段并没有持续多久。小姐上高中时，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温文尔雅。就连神代夫人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把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拉下马是多么愚蠢。

小姐考上了大学。之前她都在上红丹地区读书，如今为了开阔视野，修习更多担当丹山家大任的知识，大家打算让她去外地求学。

考大学这事对小姐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只是有一点——小姐希望能独立生活。小姐从初中到高中上的都是女校，老爷为此颇感担忧。

不，我也对此十分担心。那些只见过野花的男生们，在小姐面前不会有失分寸吧？我实在放心不下，一个劲地劝小姐要带一个人去她身边伺候。可小姐却笑着说：“没事的，如果有坏男人想要接近我，我就用夕日教我的方法把他摔出去。”我的脸腾地红了。从小陪她练过的技能中，我只有在合气道上能和小姐一较高下。

小姐离家后，丹山家一下子就失去了活力。小姐不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她行事低调，尊敬长辈，不知不觉中竟成了丹山家的核心人物。她不在家，家里不仅了无生气，还有一种失去了主心骨的虚无感。就连平日气宇轩昂的老爷也常常念叨着：“吹子还不回来啊。”“吹子几时回来？”

小姐不在，这幢豪宅对我就没有了意义。我，村里夕日是小姐的跟班，是为了伺候小姐起居才被收养的。追根溯源，也许父母当初遗弃我，就是为了让我能有幸成为小姐的贴身仆人。小姐不在家，我便终日无所事事。好几次我都求高人先生把我派到小姐身边去，先生却说：“该给她一点自己的生活空间了。”或许我应该去求求老爷。只是一介用人的我哪有资格直接面见老爷呢？我一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有小姐的相片能给我些许慰藉。

伤心多过寂寞的日子就这样过去，学校终于放了暑假，小姐不日就要返乡，家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就连神代夫人和满美子夫人也都笑盈盈地前去迎接小姐。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会像孩子似的强忍住眼里的泪水。小姐微笑地看着我说：“傻瓜，我不在有这么寂寞吗？”

那天晚上我又久违地从小姐的秘密书架上借了一本书。

然而，宗太少爷仍是丹山家的一枚定时炸弹。

小姐回家的这几天，跟我讲了许多她的大学生活，她说她参加了一个名叫“巴比伦会”的读书小组。

“我想参加的社团，爷爷都会派人去调查。巴比伦会也被调查过。”小姐觉得这事很滑稽。我附和着小姐笑了笑，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有老爷把关，

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我好开心哦，夕日。好开心。”小姐面带微笑地说。

兴许有些僭越吧，我当时并不开心。之前都是我陪小姐读书的。当然啦，能让小姐开阔视野才是正事。我僭越了。

小姐说，巴比伦会在暑假要举办纳凉读书会，每年从八月一号开始。他们会在避暑胜地蓼沼借一家别墅，读一些平时不太读的大部头，然后作一些深入的读书交流。小姐当然要参加自己社团组织的活动，不仅如此，她似乎还特别期待。

这恐怕是小姐第一次要去外头过夜。之前，小姐从来没有在除了丹山家、别墅和租住的公寓以外的地方过过夜。小姐从不缺席各种集会，只是她从不参与外出旅行，包括学校举办的修学旅行。听说是因为老爷对宗太少爷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便不想让小姐过多地和外界接触。

“夕日，怎么办呀？我要在外头过夜了。”看到一向从容不迫的小姐愁眉苦脸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随着纳凉读书会日益临近，小姐越发地焦躁起来。当然，她一走出自己的房间就会恢复常态，丝毫没有不妥的举动。端庄大方的小姐进了大学以后也一直保持着优雅的举止。可一回屋她就扳着手指数着：“啊，还有七天了。”“只剩下六天了。”